

释大愿 主编



顾净缘著述集

(肆)

顾净缘 著述

顾龙珠 点校

[天柱文化丛书]

释大愿 主编

顾净缘著述集

(肆)

顾净缘 著述

顾龙珠 点校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目 录

般若与业力

绪 言	3
第一编 总论	8
第一章 大小二乘分裂的大势	8
第一节 研究的顺序	8
第二节 大小二乘分裂的由来	8
第三节 印度大小二乘的派别	9
第二章 大小二乘教义上的区别	12
第一节 区别的范围	12
第二节 区别的探源	13
第三节 大小二乘的比较表	14
第四节 大小二乘的根本要义	14
第五节 关于区别上的破执	15
第二编 般若论	16
第一章 由般若而起的大乘教义	16
第一节 般若的解释	16
第二节 般若的重要	21
第三节 般若的体用	25
第四节 般若的修行	32

第五节 般若的证入	36
第二章 大乘诸宗与般若	41
第一节 印土空宗与般若	41
第二节 印土有宗与般若	42
第三节 中土三论宗与般若	46
第四节 中土法相宗与般若	49
第五节 中土禅宗与般若	52
第六节 中土净土宗与般若	55
第七节 中土天台宗与般若	58
第八节 中土华严宗与般若	62
第九节 中土真言宗与般若	67
第十节 中土律宗与般若	73
第三编 业力论	77
第一章 由业力而起的小乘教义	77
第一节 业力的解释	77
第二节 业力的重要	83
第三节 业力的体用	87
第四节 业力的修行	97
第五节 业力的证入	107
第二章 小乘诸宗与业力	116
第一节 印土大众部与业力	116
第三节 印土说出世部与业力	139
第四节 印土鸡胤部与业力	148
第五节 印土多闻部与业力	154

第六节 印土说假部与业力	160
第七节 印土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与 业力	165
第八节 印土说一切有部与业力	171
第九节 印土雪山部与业力	184
第十节 印土犊子部与业力	192
第十一节 印土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 部与业力	204
第十二节 印土化地部与业力	216
第十三节 印土法藏部与业力	229
第十四节 印土饮光部与业力	238
第十五节 印土经量部与业力	245
第十六节 中土俱舍宗与业力	276
第十七节 中土成实宗与业力	285
第四编 合 论	295
第一章 般若与业力的对观	295
第一节 研究的结果	295
第二节 般若与业力对立的形势	297
第三节 构成对立形势的冲突之点	302
第四节 对立中两方的功罪得失	306
第二章 般若与业力的相合	311
第一节 般若与业力两条总线的同源	311
第二节 般若与业力两条总线的相辅	315
第三节 般若与业力两条总线的一致	319

第四节	两条线之等于一条线	322
第五节	一条线之等于零	333
自跋		340

教海观澜录

弁言	347
例言	351
帙第一	353
原始佛教观	353
主录一	353
媵录一	362
主录二	369
媵录二	377
主录三	397
媵录三	423
帙第二	571
佛灭后五百年之佛教观	571
主录一	571
媵录一	580
主录二	593
媵录二	642

帙第二	571
佛灭后五百年之佛教观	571
主录一	571
媵录一	580
主录二	593
媵录二	642

般若与业力

沈行如 记述

绪 言

我常常想把佛教的根本要义，用显明的文字、简洁的笔墨，把它分条析缕地表示出来，使一般认着佛教有相当的价值和对于佛教有相当的信仰的人，明白洞晓，不致从那模糊的认识和空虚的影像下面去讨生活。同时也可以使一般没有研究过佛教的人，因此认着佛教有相当的价值，因此对于佛教有相当的信仰，这是我一个大大的愿力。不过我自己根性本来极钝，学问尤觉不够，对于这种大问题，贸然饶舌，未免太不自量。可是我为着弘法的本愿所在，不敢藏拙，敬谨顶礼皈命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愿得加被，使我成就如是功德。

在我现在初与读者相见的时候，我要先和读者说一段极可玩味的故事，借以唤起读者研究的兴趣，借以引出读者灵府中的妙绪，更借以声明这篇文章的大旨。

记得那时我还是初学佛吧，有一位善知识，道行高深，境诣超绝，且能当机说法，辩才无碍。我那时皈依了他，承他常常开示，自然得益非浅。只有一件可怪的事，就是和我同去亲近他的，还有一位画师，这位画师，他天性很聪颖，学问也有根底，求法的心思也异常迫切，无奈那位善知识，却不大肯和他多谈，以致我已渐渐入室升堂，他还在宫墙之外。这时他自然非常惶急，便邀着我同去婉请开示。那天善知识正和我说那“圆满”的妙理，他说：

竖穷三世，莫不具足相应，才谓之圆满；
横遍十方，莫不具足相应，才谓之圆满；

细入微尘，莫不具足相应，才谓之圆满；
巨逾须弥，莫不具足相应，才谓之圆满；
在圣不增，莫不具足相应，才谓之圆满；
处凡不减，莫不具足相应，才谓之圆满；
本来无生，莫不具足相应，才谓之圆满；
本来不灭，莫不具足相应，才谓之圆满；
一切即一，莫不具足相应，才谓之圆满；
一即一切，莫不具足相应，才谓之圆满；
真空即有，莫不具足相应，才谓之圆满；
妙有即空，莫不具足相应，才谓之圆满。

佛法正是这样一个圆满的，所以非常难说。学佛的人，务必体认这种圆满的意味，寻求这种圆满的真体，悟入这种圆满的境界，证到这种圆满的果地，才算是正法眼藏的佛法。

那时善知识已知道那画师的意思，因向他说：“闻你妙擅丹青，能为我画出这个圆满的圆吗？”那画师听了，便说：“能。”随即归家，用精美的厚纸，借着两脚规的功能，使出他的技术的巧妙，画出一个正圆的大圈，仔细量测，处处停匀，一些也不歪斜，便喜孜孜地捧呈善知识。不料那善知识见了，却说：“你这画的不对，我要画的，是一个圆满的圆，不单是一个圆圈的圆。你画的这个圈，只能表示外廓的圆满，不能表示中间的圆满，和空心的铁环，并无分别。你能进一步吗？”那画师听了，便又说：“能。”随又归家，用着他那精深的技术，从那圆圈中间，添了许多点线，分出阴阳，远远望去，宛如一个圆球凸起，脱离纸面，处处饱满匀称，竟仿佛可以旋转，自以为很不错，便又喜孜孜地捧呈善知识。不料那善知识见了，却又说：“你这画的还是不对，我要画的，是一个圆满的圆，不单是一个圆球的圆。你画的这个球，只能表示表面的圆满，不能表示内心的圆满，和空腹的皮球，并无分别。你能更进一步吗？”那画师听了，不免有些难色，这次却不敢再说“能”

字，只说：“待我回去想想方法。”可是自从那天以后，画师终日苦心思索，想画出这个圆满的圆来，却至今还没有交卷。

本来要说明一个圆的东西，是不容易的，譬如是一个四方的，我可以用“四边等长”等话说明它上面一切位置；若是一个立方的，我可以用“长宽高相等”等话说明它上面一切位置；若是一个三角的，我又可以用“勾股弦”等话说明它上面一切位置；就是不规则的形式，也有方法可以说明，只有圆的不好从哪里说起。且拿着地球来做一个例吧：现在有一只海船，航行于大洋之内，四面汪洋，一望无际，如果这时我要说明它在地球上什么地方，要怎样说才好呢？

我想，你若不是用一种方法去说，你一定开不得口吧！聪明的地理学家，他因为要说明各地的形势，固定各地的位置，他就在这净裸裸的地球上，画出许多经纬线：直的就分为东经若干度，西经若干度；横的就分为南纬若干度，北纬若干度。于是我要说出这海船的位置，就可以说：在某经若干度、某纬若干度。用这种方法，虽然很正确很便利，可是地球上却并没有经线和纬线这样东西。你若想在某经某纬经过的地方，找出这条经线或纬线，就会闹出一个大大的笑话，因为这经纬线不过是一种“假施设”，只借着它说明地球，万不可就认它是地球上一件实物。须知地球是地球，经纬线是经纬线，经纬线不是地球，地球不是经纬线。这实体和假设中间，应当辨明。

佛教既是一个圆满的，那么，我现在要说明它的根本要义，似乎比说明一个圆的东西还难，也就不能不采取这地理学家用经纬线的方法。本来我佛垂教，他自己就说是“不可说”，就是说了，也没有能说可说。所以他说法四十九年，临入涅槃，却说：“我何尝说法。”难道是他自相矛盾吗？这实因为佛法是一个圆满的，本来无处开口，为着利益有情，大开方便，采取“假施设”的方法，施设种种名相，演为一代时教。然则佛所说的三藏十二

部，也不过是几条经纬线而已。虽然说了许多，却依然一字不能说到法的实体上。可是法的实体虽然说不到，而学人借着这几条经纬线，也可以测出一个实体的面目来，这就是“因指见月”的道理。我现在要说明佛教的根本要义，当然也是一样，只好说说经纬线罢了。

不过我有一点意思，就是从我佛垂教以来，东西的圣贤辈出，在我佛所说的经纬线上，又屡屡地加着细密的经纬线，以致浑圆清净的佛法上，平空添上了许多的花纹，千头万绪，令人目迷五色。在他们想把说明的方法更加周密，不惜苦心体认，细加测量，使浑然难见的佛法易于显露，固然不为无功，但同时因为头绪太多，刻画过细，以致学人目光或锢蔽于一隅而不易得着全体，这也是一种大大的弊病。我于今却找出了两条线：一经一纬，是千经万纬所共依，是千经万纬所自起。拿着这两条线，就可以贯通其余无数的经纬线而不致为所锢蔽。我愿将这两条线贡献于同学，使这个圆满的佛法实体容易测出，也使这些测佛法的千经万纬整理出一个头绪。这是两条什么线呢？这就是般若与业力。

有人说：“你原说要将佛教的根本要义表示出来，而现在却说般若与业力，难道般若与业力，就是佛教的根本要义吗？”

我说：不错，佛教的根本要义，就在这般若与业力上。离开这五字，是没有佛教可谈的。

又有人说：“既是根本要义，应当只有一件，或是般若，就以般若为宗；或是业力，就以业力为主，为何兼说两件？若是两件，似乎还不能算根本要义吧。”

我说：也不错，本来只有一件才算根本要义，可是佛教不是有大小两乘吗？大乘以般若为根本，小乘以业力为根本，所以佛教的根本要义有两件。

这篇文字，即说“般若”“业力”两件。说般若就是说大乘的

根本要义，说业力就是说小乘的根本要义。知道大乘的根本是般若，才可以谈大乘；知道小乘的根本是业力，才可以谈小乘；知道大小乘的根本是般若与业力，才可以谈佛教。现在用浅显的文字抉出这重要的根本，使佛教昌明，有情受益，是这篇文字所负的一种使命。

同时还负着一种使命，就是要圆融大小乘，使他们成一个整个的佛教。本来一个根本是般若，一个根本是业力，由般若而高张大乘的旗鼓，由业力而弘开小乘的门庭，修持的因地既有不同，证入的果位亦复有异，流传渐久，意趣更殊。但是若论本原，皆是我佛如来，一音圆演。从业力上证般若，才更觉道体坚实；从般若上谈业力，也弥见妙用恢弘。大小两乘，是应当圆融的，是本来圆融的。若能圆融，才得着一个整个的佛教，才可以发抒佛教的真精神以利乐一切有情。不然，空谈大乘，不免玄邈难即；徒慕小乘，又不免空疏无味。且大小乘不相融通，便两乘皆见不着真实了，所以这篇文字又负着这圆融大小乘的使命。

第一编 总论

第一章 大小二乘分裂的大势

第一节 研究的顺序

我现在要开始从佛法的千经万纬中将我所提出的“般若与业力”两条总线介绍于读者了。但是在研究的顺序上，必须先将头绪理清。这两条线——一条是大乘的根本，一条是小乘的根本。预备说般若与业力，须得先说大小二乘，若不将大小二乘原原本本地说明，也就不能显出般若与业力的意义，也就不能表示般若与业力的重要。本来般若与业力，是这两条总线的精髓，而大小二乘，却是这两条总线的骨骼；般若与业力，是这两条总线的灵魂，而大小二乘，却是这两条总线的躯体。所以我现在先从大小二乘说起，使读者对于佛法的千经万纬，有一个简括的印象，而同时对于这两条总线，有一个明明的认识。

第二节 大小二乘分裂的由来

佛法原来是一个圆满的，本无分别，本不可说。自从我们本师释迦如来降生以来，用着种种方便法门，把它正确地剖解、切实地描写，才使这个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佛法，有一个“呼之欲出”的小影，跃现于人们心目中，因此才能信解，因此才能证入，所以我佛降生，实在是一切有情莫大的福音。可是这个浑圆清净的佛法，不免从此露出许多破碎的痕迹，仿佛受了一次大大的创伤。当日赵州禅师，谈及我佛降生，他却大胆地说：“当时若有

我在，便当一棒挞杀与狗子吃。”这也就是因为佛法本不可说的原故。但是，如果始终不说，或有人说了而不能正确地剖解、切实地描写，那一般根性猛利自能觉悟的人，固然也可以得意忘言，拈花微笑，只可怜这一般根性钝劣未能觉悟的人，他一定浑浑噩噩，颠颠倒倒，度着他那神秘的一生，始终做那痴迷的大梦。所以我佛不惜凿开混沌，施设种种经纬线以说明这个圆满难说的佛法，这实在是他的大大的慈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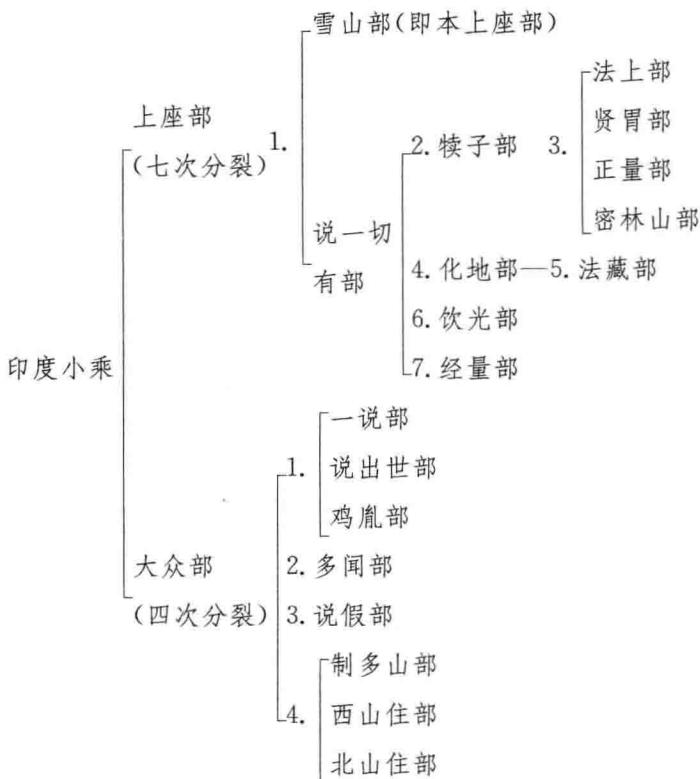
他那时因为要正确地剖解、切实地描写，在“不可说”的上头，说的就很多了。所谓《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等部经典，就因着他五时的说法由诸弟子结集而成，经纬万千，部类众多。可是他所说的条条经纬，都是一贯都可相通，纬不异经，经不异纬，并无分歧的意思。

不过自从他这次饶舌以后，因为佛法上有了破碎的痕迹，果然引起了不少的葛藤，所谓“一音演说，随类各解，群机普被，同听异闻”，便有人因为得着了它那千经万纬中的一条经线或一条纬线，就执着了这一条而排斥余经余纬，佛法到此，便真弄得四分五裂，破碎不完。同时又因为有人从佛说的大经大纬上添了许多细密的经纬，更有人在这细密的经纬中执着一条经线或纬线而排斥其余，那么破碎的程度，就更入于琐屑了。在这破碎的佛法中，若就其荦荦大端而言，可分为两大派。这两大派，便是大乘和小乘。

第三节 印度大小二乘的派别

当结集遗教的第一期，就有了“上座”“大众”二部。但是在佛灭后一百年中，仍是一味和合，五师瓶泻，并没有派别的诤论。直至一百年后，吠舍离国十非法事的诤论和大天五事的诤论相继而起，于是上座、大众二部显然分裂，不复相容，这是印度佛教分裂的纪元。自此以后，上座部又经过七次的分裂，大

众部又经过四次的分裂，至佛灭后四、五百年时，就成了小乘二十部。



至佛灭后六百年，马鸣菩萨出世，著了一部《大乘起信论》，突破了小乘历来巩固的阵势，显然竖起了大乘的标帜。自此以后，大乘的教义，遂从大众部所集经典中蝉蜕而出，脱离小乘的窠臼而宣布独立，且骎骎驾而上之。七百年时，龙树菩萨继起；九百年时，无著、世亲二菩萨又出，遂成了大乘全盛的局面。但是后来也因着“空”与“有”的争论起了分裂。在印度大乘佛教史上，最有名的就是“空宗”和“有宗”，空宗谈无相大乘，有宗谈有相大乘，各有师承，并传于世。

印度大乘

无相大乘的系统—龙树—提婆—清辨—智光……中论宗

有相大乘的系统—无著—世亲—护法—戒贤……瑜伽宗